

小說月報叢刊第四十七種

日本小說集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集說小本日

1924

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

Japanese Short Stories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imited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初版

回(小說月日本小說集一册)
(報叢刊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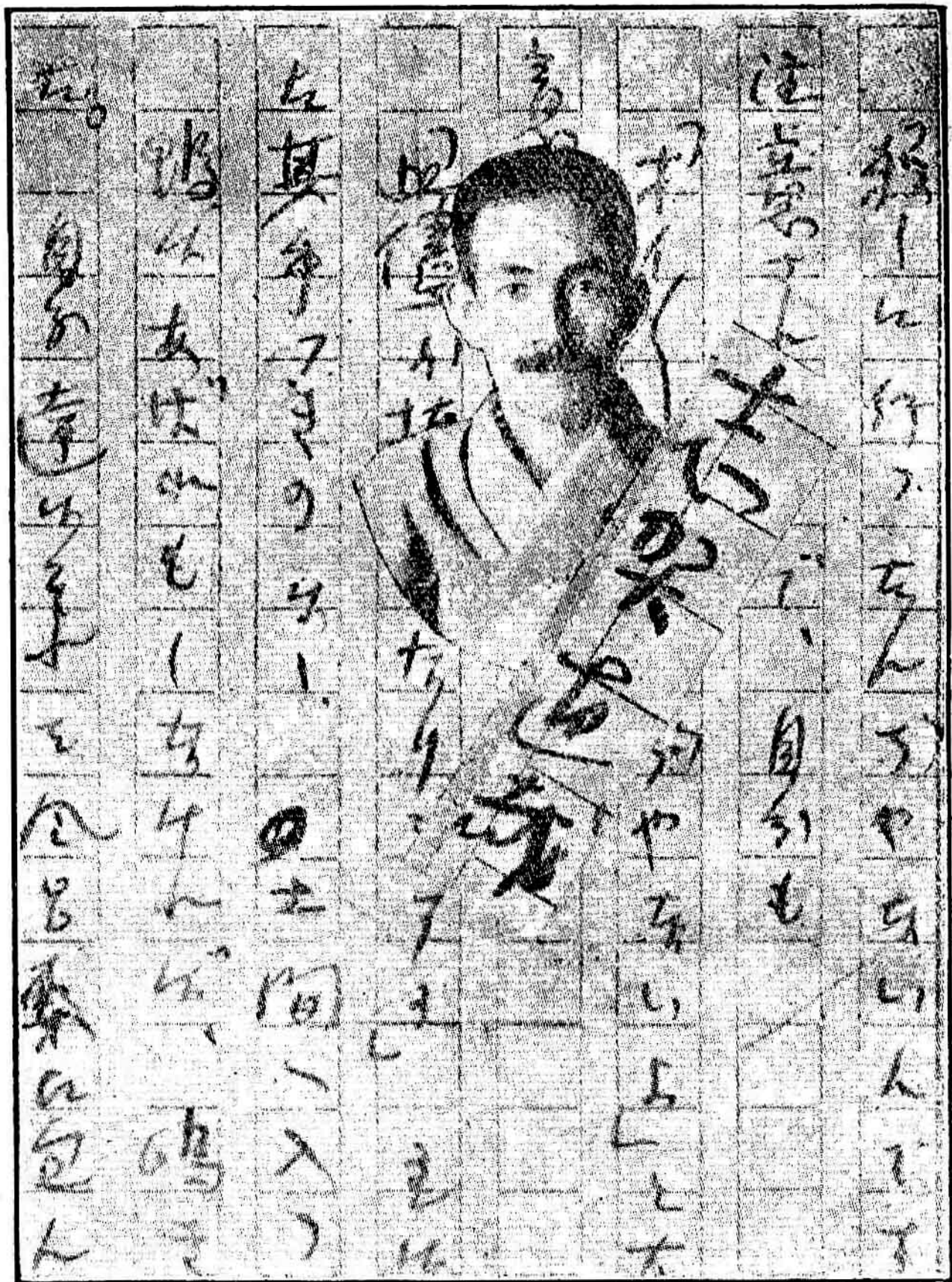
(每册定價大洋壹角)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此書有著作權
必究翻印

編 輯 者	小 說 月 報 社
發 行 者	商 務 印 書 館
印 刷 所	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
總 發 行 所	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
分 售 處	商 務 印 書 館

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
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
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
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
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
張家口
新嘉坡



志賀直哉與其手蹟



像步獨田木國

目次

鄉愁·····	加藤武雄著·周作人譯（一）
到網走去·····	志賀直哉著·周作人譯（二四）
女難·····	國木田獨步著·夏丐尊譯（三二）
湯原通信·····	國木田獨步著·美 子譯（八二）

鄉愁

日本 加藤武雄 著

周作人譯

伊雖然是一個顏色淺黑，身體矮小，沒有什麼出色地方的小孩，但是那種急口說話的樣子，有說不出的可愛。伊名叫芳子（Yoshiko），大家却都叫作芳姑兒（Yokkochan）。那對門的芳姑兒，斜對門的里姑兒（Atokochan）——本名是里子（Sato）——同我們家裏的凸哥兒（Dekobo，按原意是前額突出的小兒，後來只當作一種親愛的諱名）都是同年同月生的。三個年青的母親，各自抱了一個小孩，聚會在橫街的電線柱的底下，互相稱讚，或是互相撫弄同伴的小孩，常是這樣很親密的談講，過去了傍晚的半個時間。

一人說，「我家裏的——」，別一人便說，「我們的是——」。年青的母親們的

興味，差不多全注在他們最初的收穫，他們懷抱中的小小的人的身上了。互相謙遜的言語裏面，不免各含有一種競爭的心思。「對門的芳姑兒聽說已經能夠爬了，這個孩子還不能坐呢，」或者又說，「我家的凸哥兒，也須給他買一件同里姑兒一樣的外套纔好。」妻平常便只是說著這樣的話。

但是，芳姑兒正將週歲的時候，伊的母親得了急病，死了。芳姑兒的父親，穿着黃色的軍衣，掛著刀，每日在砲兵工廠辦事，是一個軍人風的朴訥寡言的人，便是相見招呼的時候，也要張皇紅了臉的，我對於他覺得很是歡喜。但因為他是這樣的人，——我也原是這樣的一個人，——所以大家雖然早晚見面，也不過真是形式上的招呼，可以稱得「交際」的往來，却是不曾有過。他的愛妻死後，他的那種非常傷心，沒有元氣的青白的臉色，我雖然看了十分感傷，只是胸中一腔的同情，終於沒有對他發表的機會。

「芳姑兒真可憐呢。家裏的凸哥兒，無論怎樣，總還是幸福的，——這樣兩親都完全在這裏。」妻很興奮的說。芳姑兒的家裏，來了一個三十五六歲的，同芳姑兒的父親彷彿同年紀的乳母，替代母親的事情。這乳母是一個額骨突出，口邊寬懈，講話也很散漫的下品的女人。

「可是，那個乳母，彷彿人倒很好呢。伊照管芳姑兒，也還很用心呢。」妻對我說。

「或者不如早點續娶了，豈不是好。在此刻，芳姑兒也就容易熟習了罷。」

「但是，」妻說是從乳母那裏聽來的，芳姑兒的父親說，「十六歲的時候娶了來，以後十年間使伊嘗了種種的辛苦，所以不能將伊忘記，而且想到芳子的事，也就無論怎樣不能引起再娶後妻的心了。」他對了乳母，這樣的懇切的陳述他的胸懷。我在空中描出芳姑兒母親的姿態，——雖然缺乏愛嬌，但是容貌端正，服

裝也很整飭，常常梳着光澤的丸髻（Marunage，已嫁的女人所梳的頭），很整齊的穿着長的外衣（Shosetsuori），——也不禁替芳姑兒的父親傷心；而且對於乳母笑着對妻所說的「家裏的主人倒也很能說他的癡情話（Noroke）呢！」這種下等的話，又不禁起了憎惡了。

但是無母的兒也漸漸的長成起來了。芳姑兒、里姑兒與我家的凸哥兒，一齊的都長到三歲，長到四歲了。這「山手」Yamanote 原意是近山的地方，此處却專指東京本鄉一帶高地，與深川等「下町」對稱，地方的邸宅街（Yashikimachi，本鄉曙町、片町及矢來一帶的名稱，其地皆大家邸宅，別無店鋪）內的樹蔭濃深而且寂靜的橫街裏，可愛的童話的世界就開始了。三個小孩平常總是很和睦的，一同遊戲著。有時候路上畫着白粉的圓圈或三角形，塗紅的橡皮球旋轉著，或是玩具的電車遺忘在那裏。

芳姑兒的衣服，平常總很整齊，可以見得父親的愛與注意很是周到。伊的衣服與玩具，比家裏的凸哥兒與里姑兒，差不多還要華麗豐富。但是——這或者是我們這樣想的緣故，也未可知——芳姑兒的神氣，不知怎的總有點寂寞無聊的地方。伊急口的很會講話，又高聲的笑，在三個人中間是最熱鬧的小孩；但時常忽然的沉默了，現出憂鬱的樣子。三個人都用了單句，談着天，在院子裏弄着泥土，或是什麼遊戲。里姑兒的口氣，最是豪爽，有大人的模樣；芳姑兒最多話，照例是急急忙忙的，彷彿是拾起了又傾出，拾起了又傾出的一般，急口講說；凸哥兒畢竟是個男孩子，用了含著有壓迫的威嚴的言語，只是在那裏發威呢。我心裏微笑，時常聽着他們的話，機械的做着著述的工作。忽然注意的聽，芳姑兒的聲音沒有了，等了許久還是沒有。心想「這是奇了，」開了紙窗去看，芳姑兒離開了他們二人，獨自陰沉沉的立着。

「怎麼了？你們不是欺侮了芳姑兒麼？」我這樣問。里姑兒與凸哥兒一齊說，「不」用力的搖頭。

「你們好好的和芳姑兒一同去玩去！」我說。他們二人用了小孩們的慰藉方法，想將芳姑兒的精神振作起來；但是伊總是很憂鬱頹唐的樣子。就是在這個小小的靈魂裏，已經有人間的寂寞，很固執的附着在裏面了。我無端的心裏覺得感傷，便對他們說——

「凸哥兒和里姑兒好好的同芳姑兒去玩耍，因為芳姑兒的母親是沒有了。」我的辦事的地方，沒有一定的時間，但大抵下午五點鐘總回家了。里姑兒的父親差不多同我一樣的時刻，也回家來。只有芳姑兒的父親回來最遲。里姑兒與凸哥兒等到他們的父親回家，大抵就都叫回家裏喫飯去了。這時候，芳姑兒總是——一個人留在後面。

「芳姑兒，進來罷！」乳母雖然叫伊，芳姑兒却仍然不回家去，獨自一個人在那裏唱着什麼歌；這孤寂的歌聲，從窗間進來，落到我們的食桌上，這時候再沒有別的事物，更能使我們感着無母之兒的悲哀的了。過了一回，聽見「父親」這一聲迸躍的呼聲。重而且懶的靴聲中間，夾着小小的足音，隨後便是憂的開門的聲響。

「唉，芳姑兒的父親回來了！」妻這樣說，臉上彷彿現見「這可好了」的一種意思。

芳姑兒五歲的那個春天，芳姑兒的家遷移到同一區內却相離頗遠的A街去了。隨後便有新婚少年夫婦的快樂家庭搬來住下了。

同年月同地方出生的，又同是將這橫街當作世界，每日在一處唱歌游玩過活的三個人中間，那個別離——人間的一切悲哀的根元的別離，終於到了。在里

姑兒與凸哥兒一方面，這最初的別離，確也是他們的最初的悲哀了。三個人變了兩個人了；兩個人雖然仍是和睦的游玩着，但也似乎時時想起芳姑兒的事情。

「好罷！我會到芳姑兒那裏去游玩去的，——」里姑兒同凸哥兒爭鬧的時候，常常這樣說。

「芳姑兒到那裏去了呢？」凸哥兒也很寂寞似的這樣問。

大約經過二十日，兩個人差不多已經忘記了芳姑兒的事情的時候，一天是禮拜日，芳姑兒同了乳母，來訪他們了。

「里姑兒賢哥兒！」芳姑兒這樣交互的叫喚着，同小雀兒一般的高興，玩耍了二小時光景，這纔回去了。兩個人也各自拿出新買的玩具來，很親熱的款待芳姑兒。乳母將芳姑兒每日只是說要到里姑兒那裏去，到凸哥兒那裏去的事；在現今的家裏，總是不慣，只是說「回家去罷，回家去罷！」很令大人們爲難的事，都說

給我們聽了。我想着芳姑兒的小小的鄉愁，覺得幾乎要含淚了。乳母又說，本想辭了回去，因為這個小孩很是可憐，所以不能脫身。曾聽得有人說乳母實在已經扶正，變了芳姑兒的母親了；但我却不相信。實際上，也好像沒有這樣的事。我雖然覺得這乳母是粗俗的可厭的女人，但如妻所說的話一樣，心裏却是一個很好的人。這回以後，芳姑兒又來玩了兩三次。每次都很高興的游玩了，這纔回去。乳母告訴我們，纔走進橫街口的時候，芳姑兒便大聲的「賢哥兒，里姑兒」的叫起來了。

「那邊雖然也有朋友，但是無論怎樣，似乎總不能忘記你家的凸哥兒和里姑兒，——」乳母笑着說。

最終的一次，芳姑兒來的時候，里姑兒在三日以前，說往外婆家去，早已出門了。便是凸哥兒也湊巧正同母親上街去了。

芳姑兒很孤寂似的，彷彿將要哭出來的樣子，暫時立在柵欄門的外邊；後來經乳母的勸慰，纔懶懶的回去了，當作贈品帶來的三個大而且紅的蘋果，留在門口的臺上——。

我們得到信息，說芳姑兒因了急性肺炎，只病了一天，便死去了，這是二十多天以後的事了。

「芳姑兒終於到母親那裏去了。」妻歎息着說。「父親還不知怎樣的頹喪呢！」

「唔，」我的心裏，也被深的憂鬱鎖住了。

以後妻在街上遇見乳母，聽哭着告訴伊說。——說到父親的頹喪，真是不忍見他，每到傍晚，聽見沒有氣力的靴聲，隨後是戛的開門的聲音；心裏想這是歸來了，只是正做着事放手不下，便不出去迎接，等了好久，却總不再聽見別的聲響；出